

尹学芸是秉持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是对世相百态的客观展示,那么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则更具杂文风骨,作者在行文中皮里阳秋的针砭,更趋向于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性暗斑,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被2025年第8期《小说月报(大字版)》所选载的小说《狗的眼神》,就是这样的作品。

小说以“我”——唐副镇长的视角展开叙述。为讨好领导,“我”想请储县长吃一顿狗肉——储县长痴迷于吃带皮的老狗的肉。离镇政府不远的储贵家有条17岁的老狗。他家开着小卖店,“我已经足足谋划了三个月……我跑了不下二十趟,前后给他们送去了几百块钱……我不就是想与这家人结下情谊嘛”。终于,当我帮其上初中的孩子调班后,他们投桃报李地送给了我那只老狗。“我”马上安排县长来镇里吃狗肉。可县长来时,恰巧碰到储贵带着个收验盒从镇政府伙房出来……之后,县长说有事,走了,饭也不吃了。“我”后来听说,储县长从那以后不吃狗肉了。

小说的批判,围绕着老狗展开。首先,这只老狗洞察了主人公的阴谋。“我”往常来储贵家买东西时,它都正常,而最后那次反常地冲我狂吠扑“我”,说明它已明白“我”是它生命的终结者,要对“我”进行

●云飞读小说

洞察力——简评尹学芸《狗的眼神》

闻云飞

本能的报复。一只老狗看穿了“我”的内心,可谓神迹。显然,比起启蒙呐喊的宣讲,作者更相信一些传统的民间的简单素朴的逻辑,比如,“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”;比如,“无事献殷勤,非奸即盗”;比如,“便宜就是当”……因为这些看似教条般的逻辑,有着直抵生活本质的力量,而某些贪名逐利、喜欢走捷径的人们,总在屡试不爽地跌着跟头,验证着前人生的人生“教条”。有些事,人感觉是神迹,而对动物来说是本能。我们经常看到类似新闻,即主人的安危,宠物总能洞若观火;那么对于自己将面临的险境乃至杀戮,它怎会懵懂不察?当一个人处心积虑干坏事时,其反常的举动和犹疑的眼神,早已将其出卖。另外,“我”以为储家不在乎那只狗,更是被升迁之欲蒙心,忘却了情理伦常;日久生情,没有谁家养了十七年的活物,会心甘情愿地给人做汤吃肉的。储家把老狗送给“我”时装作不在乎,只是想还人情而已。

当然,小说批判的不只是“我”,还有储县长。“上有所

好,下必从焉”。小说的开篇和结尾提到储县长经常提点下属的一句话“人撒尿的时候为什么要打冷战”,则可看出他是个老官油子。这表面好像高深莫测,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作为不担当的甩手行为。将人的本能拿出来说话,无非是说要顺其自然,该怎么做就怎么做,不要有疑虑和问题意识;有问题也别去问他,自己解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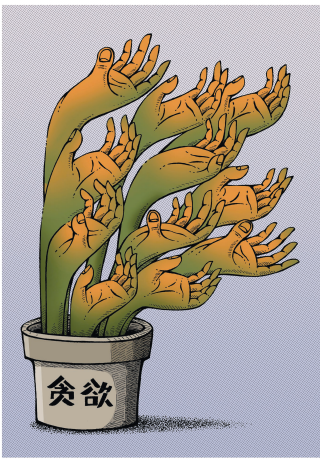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还温情地批判了老储贵一家。先是找“我”走后门,后来为还人情,自家也失去了一条“跟孙子差不多”的老狗。当然,这里的批判,作者是含着温情的。小说中,“我”提出要买狗后储家人商量的情景,以及食堂师傅来拉狗时储家人的表现,都予以留白。但从储贵来收验老狗来看,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老狗将死的真

实心情。

小说以“狗的眼神”为题,文中提到的地方有两次:一次是“我”来储家吃饭,那只老狗扑“我”,之后看“我”的眼神有些“幽怨”;第二次是“我”离开时,觉得它看“我”的眼神是“蔑视”“视死如归”。在“我”眼中,狗的眼神是“成精的感觉”。其实,这只是“我”的臆想。如果那只狗真的“视死如归”,那么挨宰之前它就不会狂叫、流泪。这种臆想,是一种心灵的反作用力使然——你伤了人,知道人家恨你;狗不会说话,但“我”按照情感生发的惯性,自觉选取了咎由自取的“狗的眼神”。换句话说,“我希望那只狗以这样的眼神看“我”,这是“我”应受的惩罚。这是卑微懦弱者的原罪意识所致的自我救赎。这也是一切得以改观的起点。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

贪婪往往是祸患的根源。

——伊索寓言

●杂谈京剧与中国传统名著

一首《钗头凤》,难解相思情

贵翔

第二年春天,唐婉再次来到沈园,读到了这首词,五味杂陈,于是也填词一首《钗头凤》,“世情薄,人情恶,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晓风干,泪痕残。欲笺心事,独语斜阑。难!难!难!”

令人惋惜的是,唐婉因再见陆游及其词作,深陷旧情,终日郁郁寡欢,难以自拔,不久就抑郁而终。

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,读罢《钗头凤》,被陆、唐二人的爱情深深感动,遂动议将这段爱情故事,搬上京剧舞台。在编剧的过程中,荀先生认为,若让陆、唐二人洁身自守,以待来日重逢,会使戏剧性更加浓厚,感人更甚,并能激起观众共鸣。于是另辟蹊径,将剧情改编为陆游与表妹唐蕙仙

(即唐婉)自幼定亲,唐的双亲不幸去世,陆母命陆游弟兄接蕙仙至陆家。陆母素信佛,常往娘娘庙焚香礼拜。庙主不空,借佛隐身,蓄养众小尼暗操贱业。见唐蕙仙貌美,就与秦桧之侄罗玉书密谋,欲把蕙仙献与秦桧。不空谎言蕙仙妨克长上,只有遁入佛门为尼才能解救,陆母信以为真,趁陆游弟兄赴试之际,将唐蕙仙赚入庙中。唐蕙仙进庙,怒斥不空,因此备受折磨。山阴侠士宗子常,早闻不空恶迹,遣义士独孤策潜入庙中杀死罗玉书,并将不空等赚入庄中杀死。唐蕙仙受惊昏迷,宗子常在其身边拾得陆游所题诗扇一柄,方知其为陆游未婚妻,决定待陆游返回时从中成全。陆游临安赴试,为秦

命与长生”,算是遗音不绝了吧。《“飞天”的传递》则是在《文汇报》上读到的,后来收到我编的《中国随笔年选》之中,她特来短信致谢。

《附录》所收文章《外婆家》,记其外祖母,但更是记述早年的一段启蒙岁月,可算作学术前传。最初在《开卷》上读到此文,当时写了一段感言:“昨日收到《开卷》杂志第7、8、

桧所忌,名落孙山。归家后因不得唐蕙仙音信,更加烦躁,矢志不娶,而陆母却四处托媒让他马上成亲。宗子常怀疑陆游已经忘却旧情,定计在沈园进行考察。陆游在园中窥见唐蕙仙,甚为惊疑,遂在一方手帕上题《钗头凤》一词,赠予唐蕙仙。唐蕙仙读后,大受感动,因过度伤感而身染重症。宗子常探明二人情深,说服陆母同意迎娶蕙仙。不想,花烛之期,唐蕙仙因久积郁闷,病势沉重,香销玉殒,缺月终未得圆,遂成千古遗憾。

荀派《钗头凤》于一九二八年完成剧本创作,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首演于北京开明戏院。荀先生自饰唐蕙仙,金仲仁饰陆游,张春彦饰陆子逸,赵桐珊(芙蓉草)饰秋香,马富禄饰不空。剧中荀先生扮演的唐蕙仙,为古装新戏打扮,表演细腻,唱腔丰富,唱词唯美,尤其是将《钗头凤》原词谱入戏中,成为剧中亮点,连获戏迷好评,成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。

9、10共四期,其中第七期刊有扬之水老师的文章《外婆家》,汇好,乃是细水微澜,余音袅袅。读此文,想起杨绛先生在《将饮茶》中的几篇忆旧文章,直可并论。”

书人书事

楫栳楼杂记之三

宋真宗天禧五年(1021),三十三岁的范仲淹在监泰州西溪盐仓任上曾作《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》一诗,诗曰:“东南沧海郡,幕府清风堂。诗书对周孔,琴瑟亲羲黄。君子不独乐,我朋来远方。言兰一相接,岂特十步香?德星一相聚,直有千载光。道味清可挹,文思高若翔。笙磬得同声,精色皆激昂。栽培尽桃李,栖止皆鸾皇。琢玉作镇圭,铸金为干将。猗哉滕子京,此意久而芳。”诗歌记叙了他与滕子京、胡瑗、富弼等人在泰州工作期间的交往,表达了与君子贤人在一起的欢乐心情。诗中“君子不独乐”,堪称范仲淹秉持一生的“交友观”。

范仲淹喜欢交友,尤喜结交名士、隐士。比如,他对隐居于杭州孤山的林逋敬重有加。林逋性恬淡好古,不趋荣利,“结庐西湖之孤山,二十年足不及城市”,宋朝真宗、仁宗两代皇帝都曾有意召他为官,均被婉拒。范仲淹与林逋多有交往唱和,他的《寄赠林逋处士》诗中有“唐虞重逸人,束帛降何频。风俗因君厚,文章至老淳”之句,将林逋的高风亮节,镌刻在了文学的长廊之上。林逋《送范寺丞仲淹》诗亦有“马卿才大常能赋,梅福官卑数上书”之句,把范仲淹喻为司马相如和“仙尉”梅福,充满期许。

范仲淹与名臣晏殊的交往,堪称良师益友的典范。仁宗天圣四年(1026),范仲淹丁母忧期间居于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市),时晏殊罢枢密使守南京,特聘范仲淹到应天府学教授。服除后,又推荐他入京担任秘阁校理一职。所以,尽管晏殊比范仲淹还小两岁,范仲淹一辈子待之如恩师。二人亦师亦友,多有诗文赠答。

仁宗皇祐元年(1049),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由邓州(今河南邓州市)调任杭州,赴任路上特绕道陈州(今河南周口市),看望了以刑部尚书知陈州的晏殊,欢聚数日,范仲淹作《过陈州上晏相公》诗曰:“曩由清举玉宸知,今觉光荣冠一时。曾入黄扉陪国论,重来绛帐就师资。谈文讲道浑无倦,养浩存真绝不

衰。独愧铸颜恩未报,捧觞为寿献声诗。”回忆过往,感慨当下,对其知遇之恩没齿不忘。

范仲淹最好的朋友,是伴随着他的《岳阳楼记》而声名鹊起的滕子京。他与滕子京为同年,又在泰州和陕西两度同事,关系非同一般。

庆历三年(1043),仁宗迫于“积贫积弱”困局,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。但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,受到多方阻挠,范仲淹以“朋党”之罪弹劾被贬邓州。上年,滕子京也因御史弹劾被贬岳州(今湖南岳阳市)。滕子京“谪守巴陵郡”,励精图治,使岳州“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”,于是“重修岳阳楼”。

庆历六年(1046)秋,岳阳楼落成,滕子京给范仲淹写信求“记”,随札附有《洞庭晚秋图》。九月十五日晚,范仲淹读过滕子京的来信,端详完《洞庭晚秋图》,突然灵光一现,找到了一片与此时心境完全契合的风景。于是,因为改革的道路布满荆棘,便有了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阴风怒号,浊浪排空”“薄暮冥冥,虎啸猿啼”。因为忠臣见弃,便有“忧谗畏讥,满目萧然,感极而悲”。为了向仁宗和天下证明自己的忠贞,便有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”。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则是范仲淹心中那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的匡时济世的时代之音。深深的友谊加上爱国忠贞,成就了《岳阳楼记》这一千古名篇。

宋代诗词故事

范仲淹的文朋诗友

晏建怀

遗音不绝

朱航满

前文涉及许多篇章,其中两篇,应予以特别关注。一篇为《今在我家》,另一篇则是“飞天”的传递”,前者谈谷林赠其民国版周作人文集七种,后者